

马性远 马扬尘 著

中國蘭文化

藝雲文懷沙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國蘭文化

胡絮青題

马性远 马扬尘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序 一

吾友先银送来即将出版的《中国兰文化》厚厚的书稿。书中叙述了中国兰文化的发展历史，挖掘了中国兰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索了前人对兰花的认识过程和欣赏理念，即“人以端严为重，兰亦以端严为贵，不独以罕见而为世所珍”之观点，阐明了兰文化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还整理了古今文人以兰为题材的诗、画、曲、文和佚事趣闻。见解独到，说理透彻。为中国兰花产业化的持续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

看着这内容丰富的书稿，我思绪万千。六十多年前我曾写过品兰之句：“群芳独爱兰，盖兰为王者香，故自屈灵均以还，今古君子俦，咸臣服拱之。”

近年来，我倡导正清和文化：“正清和。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兰具“正清和”三气。

“正”是孔子伦理观念的第一个步，即内心无愧、精神上的健康和丰满。修身旨在身心健康，正心加修身即自爱、自我完善；有了自爱，才能爱家（齐家）、爱国（治国）、爱全人类（平天下）。所谓“修齐治平”。《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正，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可谓，修身为本，止于至善。

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清”，“清”的对立面是“浊”。老子强调扬清激浊，按照自然规律来建立社会秩序，使人性回归自然宁静、朴素纯真、无欲不争、“无为而无不为”，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释迦用和气扫除戾气。释迦是佛家，佛教弟子叫和尚，和尚者，尚和也。他推崇的是一个和字，这个“和”字意可推衍为“一切众生皆平等”。其实儒家、道家都讲和，其涵义略有侧重。

孔子尚正，老子尚清，释迦尚和，三个核心“正、清、和”是东方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而中国兰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

绍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马性远、马扬尘两位先生生活在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沃土上，种兰、养兰、研究兰几十年，对中国兰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兰文化》著作，可喜可贺！

中国兰文化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的文化财富。兰生幽谷，香飘悠远。我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艺兰”一定会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中。

文壇沙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序 二

近二十年来，兰事活跃，风靡全国。评花论叶之余，有关兰蕙书刊相应而生。但内容均以刊登照片，介绍品种，以及如何养兰蕙为主；涉及兰文化者较少。

马氏贤乔梓博学鸿才，精于兰事。所蓄素蕙“君子”一本，端庄清雅，花如其人，可见一斑。今化十余年之精力，编写此兰文化巨著，内容自上古至现今，搜罗丰富，叙述翔实。对兰文化及兰花经济等方面，均有独特见地。而其对兰蕙瓣型之观点，取“人以端严为重，兰亦以端严为贵，不独以罕见为世所珍”。此理念正可纠正目前兰界专以奇为贵之风尚，希有所重视。须知，兰蕙之所以名贵，实因其有深厚之文化底蕴在。

余已耄耋之年，尚能健步如常，雾里看花，爱兰不澈。今马君嘱为之序，自觉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辉，与时并明。略述数语，应命而已。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八日



蘭 頌

馬性遠

尺草寸花香之祖兮
姿柔色俏秉性剛兮
碧葉青翠展幽姿兮
靈根相連喜叢生兮
幽花疏淡自獨秀兮
綠玉紫條倡和諧兮
婷婷素花紛其可潔兮
肩平宮圓正氣凜然兮

寸土杯水甘寂泊兮
叢草爲伍容荊棘兮
潔身自好慎獨微兮
講究花守尚氣節兮
無人自芳不爭春兮
王者之香神韻清兮
端嚴厚重彬彬君子兮
有德無位聖哉素王兮

目 录

序一
序二
兰 颂

第一章 中国兰文化史略

第一节	植物兰与文化兰	3
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兰	7
第三节	魏晋时期的兰	9
第四节	唐宋时期的兰	11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兰	13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兰	19
第七节	新时期的兰	24

第二章 兰与中国文化

第一节	植物文化	31
第二节	兰花的品德	34
第三节	兰为君子	43
第四节	禅兰一味	48
第五节	吴越文化与兰	52

第三章 艺兰之道

第一节	兰道之八义一心	71
第二节	兰性与兰礼	72
第三节	兰艺与兰理	75
第四节	兰德与兰情	79
第五节	兰学问、兰引导与兰心	80
第六节	艺兰是一门综合学问	82
第七节	玩兰是一项休闲文化	85



第四章 鉴别与欣赏

第一节	东方兰与西洋兰	91
第二节	中西赏兰之异同	92
第三节	中国兰花的鉴别	94
第四节	中国兰花的欣赏	107
第五节	兰花展会	119

第五章 兰的人文精神

第一节	孔子赞兰	125
第二节	句践种兰	126
第三节	屈原佩兰	127
第四节	右军摹兰	128
第五节	涪翁艺兰	129
第六节	所南写兰	130
第七节	徐渭咏兰	132
第八节	郑燮画兰	133
第九节	鲁迅采兰	135
第十节	朱德爱兰	137
第十一节	总理赠兰	139
第十二节	少帅赏兰	141

第六章 诗画曲文

第一节	兰诗	145
第二节	兰词	199
第三节	兰赋	224
第四节	兰画	228
第五节	兰影	241
第六节	兰曲	243
第七节	兰文	250
第八节	兰著	259

第七章 轶事趣闻

第一节	兰花的别名	265
第二节	兰花传统命名方法	267
第三节	词汇与成语	269

第四节	字号与斋名	272
第五节	名兰纪事	273
第六节	兰性蕙质	283
第七节	兰人轶事	292
第八节	兰事趣闻	308
第九节	兰界百态	312
第十节	艺兰杂谈	328

第八章 兰 花 经 济

第一节	兰花作为商品的特殊性	345
第二节	国兰的价格与交易规则	346
第三节	中国兰花产业的发展前景	355

跋	361
---------	-----

参考文献	363
------------	-----

中國蘭文化史略

白鶴題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先民种兰的传说。晋《拾遗记》称：“须弥山第九层，山形渐狭，下有芝田蕙圃，群仙种耨焉……”宋《路史》曰：“帝尧之世，有金道华种兰。”在中华文明史上关于兰蕙的文字记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第一节 植物兰与文化兰

人们将物质分为原始物质和人化物质。老子将原始物质称之为“朴”，经过人们加工制作出来的各种物品，虽失去了原始物质的形态，但渗进了人的意志和理想，这种人化物质，老子称之为“器”。人化物质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人化物质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即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狭义人化物质仅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人化即“文化”。

中国兰也有“朴”与“器”之分，即植物兰和文化兰之别。历史上有人曾将植物兰和文化兰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了中国兰文化史的混乱。因此，在阐述中国兰文化史以前，有必要将植物兰和文化兰梳理清楚。

中国兰简称国兰，是指兰科植物中的兰属植物的部分地生兰。在植物学中，兰科植物属单子叶植物纲。大多数兰科植物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兰科植物有根状茎和块根，有陆生、腐生、附生之别。兰科植物的种类群极其庞大，总共约有七百属、二万余种。我国拥有约一百五十余属、一万余种。兰属植物是兰科植物中的一属，约有五六十种。我国生长有三十余种，占全球兰属植物的一半以上。春天开花的春兰、初夏开放的夏蕙（蕙兰、九节兰，九华兰）、秋天开花的秋兰（四季兰）和初冬、冬季开花的寒兰和冬、春开花的墨兰均属地生兰。而初夏开花的台兰、风兰等属气生兰。平时我们称之为国兰的是指地生的春兰、蕙兰、秋兰、寒兰和墨兰。由于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流域部分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只生长春兰、夏蕙（蕙兰）和秋兰等地生兰。因此，历史上文字记载的兰花，一般是指春兰、夏蕙（蕙兰）和秋兰。春兰植株矮小，叶长约20-40厘米，株叶4-6枚，2、3月份开花。花朵小巧玲珑，一般花开1-2朵，变种很多，幽香。夏蕙（蕙兰）植株高大，自然界生长的夏蕙（蕙兰）叶长50-100厘米，株叶6-10枚，4-5月份开花，花杆上生着9枚左右花朵，因此又叫九华兰。花比春兰大，一莖多花，开放时显得富丽堂皇，香气比春兰浓烈。秋兰最早开发于福建，因而也叫建兰。由于秋兰开花季节长，从盛夏到深秋会多次开花，因此又叫四季兰。秋兰分布很广，南方、西部各省山区几乎都有。秋兰叶长20-40厘米，一莖多花，郁香，株叶只有3-5枚。寒兰仅分布于南方局部省份，叶长30-60厘米，有细叶和宽叶之分。细叶寒兰的花瓣大多有黄、白复轮，株叶35枚，一莖多花，清香。墨兰生长分布带较为狭窄，两广、台湾、海南等地有少量分布。叶长30-60厘米，株叶46枚，一箭有十余朵花，欠香。由于台湾省从60年代就开始培育墨兰，经过数十年的开发，墨兰品种繁多。墨兰花期特别长，从9月到翌年3月都有不同的品种开花。由于花期恰逢元旦、春节，南方人将墨兰作为年宵花，作为春节喜庆的摆设和探亲访友的礼品。因而墨兰就有报岁兰、拜岁兰、丰岁兰、入岁兰、入斋兰等别称。春兰、蕙兰、寒兰、秋叶幅较狭又被称为细叶兰，墨兰叶幅较宽被称为阔叶兰。

这些兰花的总和就构成了中国兰的概念。

孔子幽谷遇到的兰，应该是“植物兰”。

《文子》中记载的“兰芷以芳，不得见霜”，“丛兰欲茂，秋风败之”之兰也是“植物



兰”。

“句践种兰渚山”的兰，显然是“植物兰”。

屈原佩带的兰，当然也是“植物兰”。

汉晋南北朝文人雅士欣赏的兰，唐宋时期进入宫廷、庭院的兰和明清时期进入百姓家的兰，均是“植物兰”。

“文化兰”起源于何时较难界定。若将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编号为T213④：84的五纹陶块上的植物看作是“根节兰”的话，那么人类认识兰的历史将有七千余年历史，而这件五纹陶块也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化兰”了。

文字中最早出现“文化兰”的应是《左传》和《史记》里都有记载的“燕姑梦兰”。郑文公的小妾燕姑梦见家祖将一支兰花送与她，说这是她的儿子。后来燕姑果然生下一子，取名为兰。兰公子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最后终于成为郑国国君，即郑穆公。“梦兰”象征瑞兆。

孔子将兰喻为善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孔子将芝兰与君子对等起来：“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点明了兰的高尚品德，进一步提升了“文化兰”的文化品位。

屈原被逐出郢城，流放湘南。他每天佩带兰花徘徊在沅、湘山水之间，为自己远大的抱负和渊博的知识无以报国而悲伤。在《九歌》中记有“秋兰兮麋芜，罗出兮堂下。”“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沅有芷兮澧有兰……”并“纫秋兰以为佩”以示自己的清高的人格，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他还在《离骚》中抒发了自己情感：“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竣时手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衰众芳之芜秽。”这里的“兰”“蕙”有人把它当作是“植物兰”，因而无法解释“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之说。其实这里的“兰”“蕙”都是“文化兰”，是指屈原匡时济世之志和念君爱国之情。“九畹”与“百亩”是虚词，形容多。屈原抒发的是虽有远大志向，渊博知识和“美政”思想，屈原希望楚王能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中兴之主，却受人离间而无以报国。这些诗句表达了屈原坚持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和“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屈原此时根本无心滋兰树蕙，更不可能去种“九畹”和“百亩”之多的兰蕙。也有学者认为屈原在这里是将自己的学生比作是“兰”“蕙”。“滋兰”“树蕙”是培养人才。意思是说：我培育了那么多的“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使我非常失望的不仅他们不成材，而且都变了质，悲哀的是他们成了“众芳之芜秽”。

《晋书·文苑传》记载了罗含（292—372）人品正直，才华横溢，历任尚书郎、郎中令、正员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后任廷尉、长沙相。到老年辞职时，朝廷又加封他为中散大夫。返家时，“白雀栖集堂宇，兰菊盛开庭院”，这是对罗含高尚德行的赞颂。

《世说新语·言语》有谢安（320—385）与谢玄（343—388）的一段对话：“谢太傅问诸子：‘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耳。’”这里，谢玄将优秀人才比喻为“芝兰玉树”。后来谢氏后代确如人材辈出。列晋、宋、齐、梁、陈，五代十国二百余年，出人才百余人，造成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

汉王充在《论衡·命义》中有“颜渊困于学，以才自杀。”《论衡·校释》：“沈涛曰：

他书多言颜子早夭，无自杀之语。盖犹膏以明自煎，兰以香自焚，颜子好学以死，不啻以才自杀其身耳，初非谓死于非命也。”“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和“兰以香自焚，膏以明自煎”都是一个道理。不能理解为“把兰烧起来就香了”。

刘向《说苑》中的“十步之内，必有芳兰”，陶潜的“幽兰生前庭”，李白的“兰生不当户，别是闲庭草”中之兰，均指“优秀的人才”。

陈寿在《蜀志》中的“先主将杀张裕，诸葛亮请免其罪，先主答曰：芳兰当门，不得不锄”和《典略》记载的“曹操杀杨修曰：芳兰当门，不得不除”，这里的“芳兰”指的是张裕和杨修。在刘备和曹操眼中，他们是“芳兰”之材。但由于他们的存在妨碍了刘备和曹操的作为，成了他们事业上的绊脚石，就“不得不除”了。这里，刘备和曹操都似有“忍痛割爱”之情。

数千年来，兰经文人逸士的歌颂，美好形象已深入人心。这从人们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人们把志同道合之人称之为“兰友”“兰襟”。将情投意合、结为异姓兄弟或姐妹的叫“义结金兰”。将手足之情喻为“芝兰玉树”。将良友贵客称为“兰客”。将美德称为“兰石”，良好的品质称为“兰质”等。还创造了许多成语，如“采兰赠药”“兰心蕙性”“兰芳石坚”“芝兰玉树”“兰薰桂馥”“兰因絮果”“兰摧玉折”“兰艾同焚”等等。

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化兰”是一种崇高、美好的象征。

对于兰，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古之兰不是今之兰。”

最早提出这个见解的是晋代吴郡人陆机（261—303），他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

蘭即兰、香草也。《春秋传》曰：兰而卒。《楚辞》云纫秋兰，孔子曰兰当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茎叶似药草泽兰，但广而长节，节中赤，高四到五尺，汉诸池苑中及许昌富中皆种之。

兰被说成了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

首先，陆机的“蘭即兰、香草也”解释就错了。将“蘭”“兰”“香草”混为一谈。其实，早在战国时代辛研的《文子》里对兰就有了形象地描述：“丛兰欲茂，秋风败之”，兰是“丛生”的。《文子》卷六《上德》共有三段关于兰的记录：

清之为明，杯水可见眸子；浊之为害，河水不见太山。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

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变其节，霜雪麇麇，日出而流。倾易覆也，倚易倾也，几易助也，湿易雨也。兰芷以芳，不得见霜；蟾蜍辟兵，寿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残；华非时者，不可食。

日月欲明，浮云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秽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文子》又名《通玄真经》，作者为战国时代人辛研，人称文子。辛研是老子的弟子，与卜商、子夏同时，而少于孔子，曾问学于子夏和墨子，是一位学无常师者。文子勤学，

故得道尤高，而卒归本于老子。王充曾称：“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文子学道早通，游学于楚。楚平王孙白公胜曾向他询问“微言”。后又游学到齐国，把道家兼融仁义礼的思想带到齐国，彭蒙、田骈、慎到、环渊等皆为其后学，形成齐国的黄老之学。后来文子又到南方的吴越游历，隐居在吴兴馀英禹山，不知所终。《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明：“文子，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

《隋书·经籍志》著录《文子》十二篇。前人认为今本系汉唐之间的伪书，或认为抄袭《淮南子》的西汉后期作品。但是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不见于今本的还有一些内容，或系《文子》的佚文，但确证了《文子》一书的存在，为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书。在唐代文子与老子、庄子并重，天宝元年唐玄宗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诏改《文子》为《通玄真经》，与《老子》《庄子》《列子》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

《梁书·文学传》里也有：“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芾苢。”刘孝标在《辩命论》对“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芾苢”的句注为：“《家语》曰：颜回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意为颜回英年早逝。

《文子》与《梁书》对兰的描述均为“丛兰”，完全符合今之兰的特征。

关于兰草，《本草纲目》释名是：“水香、香水兰、女兰、香草、大泽兰。”兰草是菊科植物，根本不是兰。因此，兰非蘭，兰亦非香草、非兰草。

由于陆机将“蘭”“香草”当成了兰，将菊科植物当成兰来描写，由此就引出了以后文化界一系列的错误判断。

宋代的理家大师朱熹（1130—1200）也被陆机的错误搞糊涂了。朱熹对兰是没有深入研究的，这从他看到黄庭坚（1045—1105）的“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数花而香不足者，蕙”时说：“疑其不同，而不能决其事也”。既然朱老夫子对兰、蕙不懂就应该到此打住。但不知怎么他还是稀里糊涂地发表了以下的一段毫无学术依据的文字（《朱子楚辞辩证》）：

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故可纫以为佩。今日之兰蕙，其花虽香，而叶乃无气，其香虽美，而质弱易萎，非可纫而为佩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何时所误耳。

今按《本草》所言之兰，虽未之识，然亦云似泽兰，则今处处有之，可推其类而得之矣。蕙为零凌香，而尤不难识。

意思是说，大概古时的香草，花叶均香，且干湿不变，所以可以“纫以为佩”。今日之兰蕙只是花香而叶不香，不能“纫以为佩”，因此“今之兰”不是“古之兰”。他是按前人《本草》中所记载的有关兰草与蕙的名称“推其类”，来考证“兰”与“蕙”的，因而也就“尤不难识”了。

朱熹在这段文字中由于从“大抵”出发，就出现了三个明显的错误。一是重复了陆机的错误，又将“香草”当成了兰。二是将“纫”解释成“捻”。词典中“纫”的解释是“织布帛用的丝缕”，屈原将丝缕拴住兰花佩在身上，“纫秋兰以为佩”非常合情合理。为什么“非可纫而为佩”呢？三是朱熹将“蕙”说成是“蕙草”。按《本草纲目》：“零陵香，释名：蕙草、熏草。古时烧草降神，故曰蕙，曰熏。蕙者，和也。”“佩兰”是多年



生的菊科植物，叶对生，叶片长椭圆，缘有齿。管状形花序，浅紫红色小花。全草干燥后可入药。由于产于湖南零陵地区的“佩兰”药性最好，传统中医又将“佩兰”称为“零陵香”。朱熹否定了早他近百年的“兰花专家”黄庭坚“一干数花而香不足者，蕙”的定义，而将“零陵香”和“佩兰”当成了“蕙”。将“佩（动词）兰”与“佩兰（名词）”混为一谈。

屈原的《九歌》中有：“荷衣兮蕙带”，蕙是带状植物。《楚辞》：“春兰兮秋菊”，兰是春天开花的。

而“零陵香”和“佩兰”是菊科植物，开花期在夏秋。它们既非带状植物也不能春天开花。

由于陆机和朱熹是从错误的假设出发，就难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些错误的文字，加上他们权威的文学地位，终于影响了后人对中国兰、蕙判断的分歧。“古代兰”和“今之兰”之争在文化界一直争论不休。

有人将“兰以香自焚”误解为“把兰烧起来就香了”，就自作聪明地推断：古代的兰应花、叶、杆具香，因此古代的兰是菊科植物，现代的兰不是古代的兰。南宋陈止斋为此写了一篇《盗兰说》，说兰花盗用了“王者香”的名字。明代杨升庵也认为“今之兰”不是“王者香”：“世以如蒲萱者为兰，九畹受诬久矣。”现代更有一些人，自己不爱兰，又嫉妒别人爱兰：“兰花盗用兰草的名字，像暴发户盗用贵族的姓氏门第，将古人对于兰草的赞美照单全收”。并胡说：“如今所谓爱兰之人，天知道他们到底爱什么！”（《文化生灵》）

我们不难发现，从陆机到现代所谓“兰花盗用兰草名字”之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直接接触兰花，都没有参与艺兰活动了。这些人甚至可能从未见过兰花之芳容，未曾闻到过兰花的幽香。他们只是从前人的只言片语中妄加评论与猜想，再加上自己无知的推想，以讹传讹。或将菊科植物说成了兰科植物，或将“文化兰”与“植物兰”混为一谈。

但，这仅仅是中国兰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种不和谐的噪音，世人是不会去理会这些议论的。人们记住的只是兰花的阵阵幽香和它“不以无人而不芳”的优秀品德。历史上留下的那么多赞美兰花的诗、词、赋、画、曲、文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兰

我国古籍中有关兰的最早记事是西周的“燕姑梦兰”。《左传》和《史记》中都记载了“燕姑梦兰”的故事。《左传·宣文公三年》记：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妨，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鸩之，及叶而死。又娶于苏，生子瑕、子俞弥。俞弥早卒。泄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

也。公逐群公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石癸曰：“吾闻姬、姑耦，其子孙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姑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先纳之可以亢宠。”与孔将锄、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

《史记·郑世家》记：

二十四年，文公之贱妾曰燕姑，梦天与之兰，曰：“余为伯儵。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兰有国香。”以梦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兰为符。遂生子，名曰兰。

这两段文字记录了郑穆公与兰的故事：郑文公（前672—前628）有一名叫燕姑的小妾，一天梦见自称叫伯儵的人，说是她的祖先，交给她一支兰，并说：这是你的儿子，兰为国香，佩着它，别人会像爱兰花一样爱你的。不久以后，文公送给她一支兰并让她待寝。燕姑告诉文公：“妾的地位低贱，若侥幸怀孕，请允许我将此兰作征信。”文公说：“好。”后来，燕姑果真生下了儿子，取名为兰。郑文公共有五个儿子，但他残虐无道，为一己之利将儿子一一杀害。郑兰公子也因“公逐群公子”而投奔晋国。不久，郑兰“从晋文公伐郑”，郑国危在旦夕。这时，郑国大臣石癸说：“听说姬、姑两姓配偶，子孙后代一定昌盛。姑，吉人，是后稷的正妻。公子兰是姑氏的外甥。上天或许要使他光大会做国君，他的后代必会昌盛，不如先接纳他为国君。”于是，石癸就和大夫孔将锄、侯宣多接纳了公子兰，并在郑国祖庙盟誓立他为太子，晋兵这才退去。公元前627年，郑文公病故，时年廿二岁的公子兰继为郑国国君，即郑穆公，郑穆公在位二十二年。到公元前605年冬天穆公生病了。临死前说：“兰死了，我也活不了多久了，我是靠兰出生的。”就“刈兰而卒”。将郑穆公的生死、富贵等与兰连在了一起。

春秋以后，“兰”见之于许多文字。《易经·系辞》中有：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礼记·内则》有：

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悦、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以待乏。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

这里的茝兰，是被当作与食品、衣服等一类的日常礼品。《文子》卷六《上德》关于兰的记录：

日月欲明，浮云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秽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人性欲